

《国家间动力》的内容介绍

《国家间动力》一书的写作基于复杂科学的创新理论、全球政治经济学，以及比较历史学。其主要内容有助于解决中国作为新兴的全球角色所引发的政策难题。在全球一体化的阶段，中国向世界开放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追求其国内目标。自邓小平时代以来，对国外市场的经济参与已经让中国在国内基础设施建设、产能增加等方面取得了成功，并让约十亿中国人脱离了贫困。

然而，中国引人瞩目的崛起却挑战了传统的经济和政治现代化理论。作为国家主导型发展模式的典范，中国已经改变了我们以往对国家与市场关系的认知。作为替代选举参与的方式，其通过官僚系统吸纳人才以促进社会流动的做法，并不能得到传统现代化理论的认可。

《国家间动力》检验了中国迅速现代化是如何同时改变国际经济系统宏观性能的动力。中国经济的膨胀以及它最新提出的“软实力”令其能够将一个全新的传播、贸易、政治联盟模式引入国际系统。然而需要再次强调的是，现如今缺少研究以及理解的正是：中国的系统重要性——它在全球政治经济以及经济稳定上担任的角色——揭示了它正走在一条别人无法预料、自己也意想不到的道路上。而被改变的全球权力平衡以及其在中国国内外的施用，正是《国家间动力》的核心所在。

中国兴起对全球治理所带来的系统性影响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政治辩论中的一个中心问题。而在中国经济交往及成功正在改变全球系统的同时，它也在改变着自己。中国如今正在为一个多边发展银行筹资；作为成立者，它参与了其它几个多边方案；它已经宣布了利用现代设施改造古代丝绸之路这一重要发展方案的具体计划，这将令中国与地处内陆的中亚和中东紧密联系；对其西部边境长廊的创造性发展举措，同时有利于解决原教旨主义的叛乱风险。

对于中国来说，加强自身在国际事务上的角色，这只是一个开端。这个国家的领导者认为此种角色的承担主要是为了实现中国的国内稳定与成长。尽管对中国的未来而言，非常重要的考量是：现存的维系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关系体系是否会在未来保持稳定？近期的开创性举措表明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大大提速。与此同时，因这种高度互联互通对中国和世界意义的不同认知，也开启了激烈的论战。

与中国相关的政策问题还有如何加强国际法、组织和合作。比如是否有必要更新全球的合法性模板？在国际合作方面什么样的新规则能够管理因全球互联互通所产生的全新文化与地缘网络？一个具有更广泛合法性的新秩序，是否能在不引发类似世界大战这样事关全局的灾难性事件的情况下被建立？

由中国崛起引发的政策难题对全球发展提出了问题，这些问题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内并不能被轻易回答。而《国家间动力》则把中国作为世界秩序的塑造者之一，提出了一个新方法来检验中国的现代崛起。

《国家间动力》的学术价值在于它引入了全新的相关理论来帮助理解中国的现代化路径，以及将社会权威、社会流动以及国家能力连接起来的网络结构。本书的观点为中国与世界沟通提供了新颖的问题解决策略。

《国家间动力》一书试图回答如下问题：

《国家间动力》关于全球发展政策的问题：

全球稳定可以在缺乏“掌舵的船长”的情况下维系下来吗？全球集体行动的困境能够不依赖霸权而被解决吗？

这些开放社会具有的概念——法治；受保障的产权；能干且诚信的官僚机构；开放的经济系统；以及开放并具有竞争力的政治系统——它们是渐进形成的，还是同时发生的变化所导致的一连串结果？

以下概念是按怎样的顺序产生——先有社会经济发展才有制度，还是先有制度再到发展？为什么上述顺序是重要的？

随着时间推移，最复杂的与最简单的经济组织是否加大了差距？

为什么相互依赖以及对全球资源的激烈竞争，刺激了制度变迁的不同模式？

如果提供了问责、透明和预见性的好制度是繁荣的固有特性，为什么移植这些制度如此艰难？

为什么有些国家虽然腐败却能发展，有些则不能？

中国是怎样与制造商和供应商建立了一个全球经济体系的——尽管它没有保护财产权的制度，缺乏独立监管机构，同时又有有一个宪法上并没有禁止没收财产政府？

《国家间动力》有关中国在国际贸易网络结构中的角色的问题：

中国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积极引力才能成为发展中国家网络的中心？

中国的集中轴辐式网络是否能与全球经济的分散网络结构相融合？

中国国内政策的重点如何被全球市场的限制与机遇所改变？

《国家间动力》有关世界历史比较研究的问题：

尽管中国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都维持了帝国的统一，但为何会对来自欧洲工业化的挑战及全球统治措手不及？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欧洲而非中国？

为何火药或大炮这类的军事创新——这些创新将原有社会秩序的阶级基础置于风险之中——在欧洲被普及，在世界其它地区尤其是发源地中国却被抵制？

清朝缓慢与痛苦的衰退是怎样令中国发展受挫的？

《国家间动力》有关全球发展政策的问题：

文化与地缘新中心的崛起是否要求一个全球合作的新秩序？

当一批核心的自由民主国家不再起统治作用，而只是参与全球秩序，甚至被从前处于全球贸易外围、如今正在崛起的非西方权力排挤，国际稳定是否能够维持？当具有普遍性的自由国际主义变成一个更易引发争议的议题，是否会导致全面性危机的降临，抑或权威主义的盛行？

我建议本书的中文版采用新的书名：《中国与新世界秩序》